

DONGNANYA FANFAXISI HUAWEN WENXUE SHUJUAN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第三卷·解读编)

主 编 庄钟庆 郑 楚 执行主编 苏永延 王丹红



二〇一五年同文书库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DONGNANYA FANFAXISI HUAWEN WENXUE SHUJUAN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第三卷·解读编)

主 编 庄钟庆 郑 楚 执行主编 苏永延 王丹红



二〇一五年同文书库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 庄钟庆, 郑楚主编.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 8

ISBN 978-7-5100-9918-2

I. ①东… II. ①庄… ②郑…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东南亚—现代 IV. ①I33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485 号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责任编辑: 程 静 李嘉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9597 84453622

http: //www. gdst. com. cn E-mail: pub@ gdst. com. 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810 千

印 张: 108

ISBN 978-7-5100-9918-2/I · 0368

定 价: 398.00 元 (一、二、三卷, 共 3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53622 gdstchj@126.com

第三卷 解读编

目 录

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

——国际反法西斯文学的轮廓 茅盾 (1)

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 巴人 (18)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特色探究 庄钟庆 (28)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演变概观 苏永延 编撰 (33)

马来亚抗战文艺简况 (1937. 7—1942. 2) [马来西亚] 甄供 (144)

菲律宾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的贡献 陈天助 (149)

拯救者形象与现实主义的命运 周宁 (156)

解读姚紫的三部中篇小说

——简介《秀子姑娘》《閩王沟》《窝浪里拉》 张建英 (161)

略说苗秀的长篇《火浪》《残夜行》

——兼谈短篇《红雾》中篇《小城忧郁》《年代和青春》

..... [新加坡] 黄秀娟 (168)

中外读者谈苗秀小说 编者 (172)

以描绘南洋风情著称的赵戎

——简说赵戎的短篇《芭洋上》中篇《海恋》长篇《在马六甲海峡》

..... [新加坡] 叶丽仪 (179)

试析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海恋》 张长虹 (182)

赵戎文学语言的独特风格

——以《芭洋上》《海恋》《在马六甲海峡》等为例

..... [新加坡] 叶丽仪 (188)

潘亚瞰谈韦晕、原上草、赵戎的小说 编者 (206)

评述李汝琳的短篇《姐妹俩》 [新加坡] 赵戎 (209)

方北方的《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内蕴 张蜀彤 (212)

韦晕《浅滩》简析 [新加坡] 黄秀娟 (215)

简说两部长篇异同

——原上草的《乱世儿女》与小黑的《白山黑水》…………… 苏永延 (220)

黄东平作品评介…………… [法国] 杨怡 (224)

长篇:《侨歌·烈日底下》

中篇:《女佣细蒂》

散文:《闽南家乡琐事》等

电影文学剧本:《老华工》

话剧:《红溪》

历史的见证,英雄的赞歌

——读林林《同志,你们攻进城来了》…………… 林淑端 (239)

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研究系列课题(1987—2015·厦门)

——反法西斯文学等…………… 王丹红 (243)

后记…………… (281)

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

——国际反法西斯文学的轮廓^①

茅 盾

战时的文学工作有不少技术上的困难，战时的文学作品和作者，更遇到无数不合理的外来的干涉和压迫，这是近几年来大家亲身受到的，用不着详细诉说了。但不论客观条件是多么困难，环境是多么恶劣，也不必讳言，我们从事于文学工作者主观的努力还很不够，然而近几年来我们的创作多多少少也表现了这时代的面目。这时代的特征是：曙光虽已在望，但黑暗势力尚很猖獗，人民大众已经觉醒，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数千年的传统的负荷尚绊住他们的脚步，知识分子眼中是雪亮的，心头却有说不出的苦闷。我们的新文学可说是刚进入了成年时期，便遇到这样伟大而艰苦、活跃而又矛盾的时代，这考验是实在严重。然而，即使近几年来新文学的成就远落在时代之后，幸而尚未走入歧途，也还保持着“五四”以来光辉的传统。

同样的，这几年来，在介绍外国文学这方面，我们也保持着“五四”以来光辉的传统。或者竟可以说，总观这几年来翻译工作的成绩，我们有理由觉得颇是自傲。

生活的不安定，工作报酬的微薄，乃至工具书之不能具备，精善原本之难得——这一切，都能影响到近几年翻译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译本的质；但是屈指一数，这几年来译作范围之广阔，不亦大可说明我们的从事外国文学之介绍者非但不曾在重重困难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发的么？从古典文学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为了输进新的健康的血液，优秀的世界的文学的传统，我国翻译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啊！这给予我们的年青的新文学的帮助，实在未便估计得太小。

大概说来，这几年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七七”

^① 这是茅盾1945年3月为《现代翻译小说选》（文通书局，1946年10月版）所写的一篇绪言，原题《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后改题为《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国际反法西斯文学的轮廓》，刊于《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出版。此文收入《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及《茅盾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均恢复原题即《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本文则采用《文哨》第1卷第1期的标题。全文选自《茅盾全集》第23卷。

抗战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后期则自太平洋战争发生直到现在。前期的介绍工作主要是苏联的战前作品（苏维埃文学中划时代的长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后期呢，则除继承前期的工作而外，还把注意普遍到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了，——不用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是尤其介绍得多的（比较之下，苏联的战前作品是介绍得少些了）。

有一点值得提起注意。这便是不论前期后期，介绍世界古典名著这一工作是始终坚持着的。介绍世界古典名著的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五四”以来，系统地翻译古典作品的呼声不曾断歇过，而事实上也有了若干卓越的成绩了，虽然还不能说是怎样有系统的。但是，这一工作之成为一种风气，乃至隐隐然成为一种运动，却是近年来的事。到现在，这一风气还是蓬蓬勃勃地，大部的译作正在陆续问世，而一作数译亦屡见不鲜。大约的算一算，远自古代希腊，近至十八九世纪诸大家，已译的名著就有埃斯库罗斯的《亚格曼农王》（叶君健译，时与潮社），欧里庇得斯的《特罗亚妇女》（罗念生译，出版家未详），但丁的《神曲》（于赓虞译，已译者为《地狱曲》，现在正连载于《时与潮文艺》三卷至四卷），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有曹未风译的四五种（皆文通书局出版），以及曹禺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文化生活社），柳无忌译的《凯撒大将》（五十年代社），杨晦译的《雅典人台满》（新地出版社），邱有真试译的《知法犯法》（生活总经售），至于十八九世纪诸大家的名著那就译得更多了，仅举其所知，则有萨克雷的《浮华世界》（左登今全译，正风出版社），司各特的《劫后英雄记》（陈原译，五十年代社），狄更斯的《双城记》已有两译本（许天虹译，文化生活版，及唐锡如译，文通版，未出），吉辛的《四季随笔》（李霁野译，时与潮社），拜伦的《曼菲尔德》（施白译，出版家未详），《哈罗尔德的旅行及其他》（袁水拍译，文陈新辑，生活版），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方然译，雅典版），雨果的《悲惨世界》（微林译，已出第一二两部，全共五部，自强出版社），庐骚的《忏悔录》（沈起予译，作家书屋），大仲马的《三剑客》（徐仲年全译，正风出版社），《基度山恩仇记》（徐蔚南译，五十年代社），巴尔扎克的《从兄蓬斯》（穆木天译，出版家未详），《伪装的爱情》（诸候译，自强出版），左拉的《萌芽》（倪明译，读书出版社版），《梦》（马宗融、李劫人译，《抗战文艺》连载），司汤达的《红与黑》（赵瑞霖译，作家书屋版），还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梅里美的《女神》（皆赵瑞霖译，闻皆在排印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商务上海版，今已绝版），《歌德与贝多芬》（梁宗岱译），《贝多芬传》（陈占元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吕荧译，

文风版，另有廷夫译本，作《欧根·奥尼金》，桂林丝文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高地译，五十年代社），《家庭幸福》（方敬译，出版家未详），《爱的囚徒》（阿明译，出版家未详），《安娜·卡列尼娜》（周苋、罗稷南译，学艺版），莱蒙托夫的《毕巧林日记》（卞之琳译，出版家未详），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巴金译，文化生活社），《静静的洞流》和《不幸的少女》（皆赵蔚青译，文化生活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兄弟》（耿济之译，良友版），《白痴》（高滔、宜闲合译），《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荃麟译）（以上两书皆文光版），《死屋》（庄言译，水平版），契诃夫的《樱桃园》（焦菊隐及满涛二译本），等等。

以上所举，遗漏必多。例如若干选译的合集和短篇集就不曾算进去。还有，现尚健在的欧美伟大的老作家，如萧伯纳、纪德、德莱塞等的作品，近年来也新译了不少，我们也都未曾列举。如果当作一篇翻译作品的目录来看，那当然，上面所举示的实在太不完备了。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开一篇目录。我们的用意只在借此显示近几年来我们的翻译界是多么活跃，而翻译的重心所在又是那一方面罢了。

介绍世界古典名著之成为一种风气，意义是重大的。如果以为这是“与抗战无关”的工作，那不免是皮相的看法。或者，又以为这是在森严文网之下文艺工作者“逃避现实”的行为，那更是厚诬了翻译家。至于第三种的说法，认为这是创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而现代的欧美作品也已不能引起深刻的印象，结果唯有古典名著尚足耐人咀嚼，读者有此要求，出版家复推波助澜，乃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这一说，其实亦似是而非。

在我看来，这一风气之形成，一方面固然不能说它和文网之严密，发表的自由太少，因而迫使一部分的文学工作者暂以研究工作为寄托，这一事实有相当关系，但另一方面，自从“民族形式”问题被提出，而且经过论战以后，对于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有新的认识，因而介绍世界古典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简言之，几年来的“古典作品热”，和抗战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是在新的认识上，在远大的目标上，而也是在新文学发展的新的阶段上，来从事于世界古典名著的研究与介绍的。因而这一工作的评价就不能不高。因而这一风气之形成，意义就非常重大。

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在一种风气之下，会生出来了投机。牟利的书商固然手脚最快，而贪图省力的所谓“译者”也是不甘落后的。粗制滥造，乃至窃取战前已经出版过的他人译作而稍稍改头换面，混充新译，这样的事，亦已露其端绪。这是会妨害了忠实将事的翻译工作者的。但虽然难免要发生这些副作用，却无损于这一

风气本身的光辉。

关于苏联文学的介绍，不论是苏德战争以前的作品或以后的作品，不论在质在量，都可以说是成绩极大的。爱好苏联文学的读者，也可以说在读者群中占有颇大的比例。没有读过高尔基的文艺青年恐怕简直没有。这样普遍的热心，理由也是颇为简单的，在今天，除了抱有成见和偏见的冥顽者而外，谁不想认识苏联了解苏联呢？而读苏联的文学作品便足为认识和了解之一大助。

再深一层看，当自己的民族解放事业尚在最艰苦阶段上奋斗的时候，对于表现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创造出人类的地上乐园，而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拯救了人类命运，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苏联文学，自然不能不发生深厚的兴趣。不，岂但是深厚的兴趣而已，直将由此认识真理，提高勇气。

依据这样的观点来看近几年中翻译的苏联文学，不能不说这一工作是值得称赞的。

大略的算一算，近年来翻译的苏联作品约在三十种左右（短篇小说的合集每部作为一种），总字数六百万上下。在战时的出版条件下，这一个数目实不算小；然而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将苏联文学中优秀的作品介绍了一小半，我们只可说已将苏联的卓越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小小一部分罢了。而在这小小一部分中，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值得引以自慰的，就是凡属享有国际声誉的杰作，差不多我们都有了译本了。例如新近逝世的 A·托尔斯泰的伟大名著《彼得大帝》，荣膺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一奖的，有适夷的译本（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顿）；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中的乌拉尔区工业建设为题材的卡达耶夫的名著《时间，前进呀！》（原书出版于一九三二年），则有林淡秋的译本；同一作者的另一杰作《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则有曹靖华的译本；荣膺了一九四一年戏剧奖金的首奖，卓越地描写了十月革命的暴风雨般的威力及其伟大的领袖，表现了工人与农民团结一体时无产阶级的领导任务，创造了新典型新技巧的鲍哥廷的《带枪的人》，有葛一虹的译本；此外还应提到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北门版），A·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一名《面包》），这是十月革命时代斯大林指挥装备不全的红军打垮了德国干涉军，扭转了战局的史诗般的杰作，察里津因此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又和二十五年前一样，大败德寇，扭转了全盘战局。还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金人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从暴风雨所诞生的》（王语今译），左琴柯的《新时代的黎明》（葛一虹

译), 果尔巴托夫的《三天》(秦似译, 写德波战争波军溃败, 波政府逃亡, 红军开进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合作), 《鼓风炉旁四十年》以及半部的《钢铁怎样炼成的》。

苏德战争以后, 我们翻译工作者的视线自然而然都集中在反法西斯的战争文学了。除了许多在期刊上发表的翻译的短篇小说和诗歌而外, 长篇的作品, 主要的就有下列数种:

《俄罗斯人》, 剧本, C·西蒙诺夫作, 桴鸣译。作者还很年青, 这是他的第二个剧本, 战时他写了第一个剧本, 《从我们城里来的人》即享盛名, 曾得斯大林文艺奖。《俄罗斯人》写战争初期红军的壮烈故事, 演出后立刻得到全苏人民的欢迎, 并且又在英美等国到处受到欢迎。这一剧本预言了反法西斯战争之必然的胜利, 向全世界宣告了苏维埃人民之无比的英勇与坚毅。

《侵略》, 剧本, 列昂诺夫作, 曹靖华译。这是把德寇侵占区内人民的反抗和德寇的暴行来表现了苏联人民之伟大品性: 为了真理和自由, 至死不屈。

《前线》, 剧本, 考涅楚克作, 聊伊译。这一位得过三次斯大林文艺奖(一九四〇年, 四一年, 四三年), 曾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现任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 还很年青, 不过三十九岁。这一个剧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红军中一些曾经立过大功而现在却故步自封, 犯了错误的高级将领。从这一剧本之在苏联各地演出而且荣膺斯大林奖看来, 可以知道苏联极尊重自我批评, 且勇于改进, 而这, 就是红军之所以真能愈战愈强的秘密。苏联作家吉洪诺夫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上说: “大家都知道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的巨大社会意义, 甚至就是当它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陈旧了的时候, 它还会作为一个历史剧而永远流传下去。”

《虹》, 小说, 瓦希列夫斯卡娅作, 曹靖华译。这一位卓越的女作家, 原籍波兰, 也不过三十九岁, 在这次战争以前, 她的文学天才就已得到普遍的认识。《虹》曾得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文艺奖金的首奖, 又被拍为电影。这一部巨著是取一个暂时被德军占领的乌克兰村庄作例子, 写出敌后的妇孺老弱怎样英勇苦斗, 终于与游击队联系起来, 把占领军赶走。

《复仇的火焰》, 巴甫林科作, 小说, 茅盾译。这是苏德战争第一个冬季在伊尔曼湖森林区域一支不满百人的游击队, 如何克服困难, 坚持正确路线, 终于壮大起来的故事。原名为《俄罗斯故事》, 作者在战前就已从事文学活动, 写了好几本优秀的作品。

《不朽的人民》，小说，葛洛斯曼作，林凌译。作者另有一短篇《生命》，在苏联亦甚被重视，这一长篇小说写的也是一九四一年初秋，红军且战且退的艰苦时期。主题是两种力量的斗争豺狼本性的侵略军和抱着崇高理想且愿以身殉的苏维埃人民及其红军。在描写正面战场的作品中，这是首先出世的杰作（此书又另有两种译本，但尚未出版）。

《他们为祖国而战》，小说，肖洛霍夫作，陈瘦竹译出一节（《时与潮文艺》第三卷载）。这一部继《静静的顿河》以后的巨著，也是写正面战场的，篇幅甚巨，据一九四四年夏季的材料，则此书尚未写完，在苏联发表的，也只是一部分，可是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赞赏。

至于短篇小说的合集（例如《饥民们的橡树》，秦似、庄寿慈合译，内收苏俄作家九人，西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作家七人之作品共二十一篇，多战前之作；《梦》，曹靖华译，内为卡达耶夫等十七人之作品二十三篇，半为战后作品；《死后》，王元译，内为潘菲洛夫等七人之作品七篇，则全为战后作品；《蓝围巾》，茅盾等译，内为索勃列夫等六人之作品七篇，亦均为战后之作），以及见于预告而尚未出书的戈宝权、曹靖华等的译作，这里未及一一列举。也还有不少散见于各期刊乃至报纸副刊上的翻译短篇小说、诗、独幕剧，甚至中篇（例如曹靖华译瓦希列夫斯卡娅的《母与子》中篇小说，及桴鸣译的儿童剧），更只好从略。但是单看了上面所举示的，已经足以表示我们对于表现着“不可屈服的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苏联文学曾经是如何热烈注意的了，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英美，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不也掀起了同样的苏联文学的热潮么？

照上面所述的看来，我们介绍的苏联战时文学作品完全是描写前方和敌后的。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战时的苏联文学也还有许多取材于历史的作品，特别是剧本最多。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的斗争在这次反法西斯的爱国战争中，对于人民的激励是非常有力的，不少的第一流作家就在这方面勤奋工作；现在，历史题材的作品已经在苏联战时文坛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取材于历史也成为一时风尚。

战争以前，这一风气已经发动了。巴克台莱夫和拉苏莫夫斯基的《苏瓦洛夫元帅》，苏罗维佳夫的《库图佐夫元帅》，以及考契可夫和李泼司凯洛夫的《娜特士达，杜罗娃》（这是一八一二年对拿破仑战争时名噪一时的女英雄，她改扮男装，用了假名，参加了一个骠骑兵联队作战），都是极成功的剧本。而一八五四——五五年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尤其是作家们爱好的题材，写了不少的新剧本。

战争爆发后，苏联的作家们往更远的古代发掘题材了。巴耶特鲜夫和奥尔加·福尔西写了《美拉迪米尔亲王》，这是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初的故事。列托夫斯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则根据了十三世纪的历史。新近逝世的大作家A·托尔斯泰在逝世以前从事于规模伟大的把沙皇伊凡四世（就是通常称为“可怖的伊凡”的）作为中心的三部曲。在小说方面，塞尔格也夫·忒森斯基的三大卷巨著《塞瓦斯托波尔的裁判》，最为卓越，曾得一九四〇年斯大林文艺奖。战争爆发以后，这位作家又写了一本新小说《勃罗西洛夫的突破》（一九四三年），博得了很大的赞扬。这是根据上次大战的史实，一九一六年旧俄名将勃罗西洛夫在西南战场突破了德奥军队的防线，沿数百公里前线突进了一百公里以上，降俘四十万人，敌军死伤一百五十万人。这一伟大的突破，迫使德军从西线抽调了二十四个师团来增援，而且使得凡尔登要塞的围攻也松弛下来，西线紧张的形势一时为之缓和。小说，《勃罗西洛夫的突破》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第一卷，内共十一章，尚只一开端，料想全书总有四卷之多。另一部历史小说是戈鲁包夫的《巴格拉齐昂》，这也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故事。巴格拉齐昂是当时一员骁将，在莫斯科外围鲍洛廷诺之战役中很为出色。戈鲁包夫这部小说虽以巴格拉齐昂为书名，但故事则以拿破仑侵入俄国；直至莫斯科陷落为止，作者写巴格拉齐昂虽骁勇善战而且爱祖国，但不能了解库图佐夫的战略，他认为鲍洛廷诺一战是决定了莫斯科——也就是俄罗斯的命运的最后一着，他受了重伤，临终时尚问莫斯科怎样了？及至听说莫斯科已陷落，他就断了气了。

同一历史题材，常常有好几位作家用不同的体裁来写。例如“娜特士达·杜罗娃”的故事又有格拉特可夫据以写为喜剧《许多许多年以前》；而勃罗西洛夫突破的故事又有伊里耶·塞爾文斯基写了篇剧本名为《勃罗西洛夫将军》。还有夏保伐伦可规摹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间的德尼索夫的故事（老托尔斯泰的德尼索夫是以拿破仑战争时的骠骑兵兼游击战士、兼诗人德尼司·达复安度夫为蓝本，此人有回忆录传世，又曾与英国大历史小说家司各特通讯论交），而写了剧本《德尼司·达复安度夫》，这当然比托尔斯泰的德尼索夫更忠实于历史了。

上述诸历史剧和小说，已经译为中文的，记得好像只有剧本《苏沃洛夫元帅》一种，这倒不止一个译本，已不能悉记，丽尼的译本已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瞿白音所译曾在桂林一期刊（似即《戏剧春秋》）上登过，但今尚未见有单行本。

苏联战时文学的第三方面是描写后方人民生活及工作热忱的作品。后方和前方同样紧张，这也是充满了英勇壮烈的故事的。三年来，红军挺进千多公里，收复国

土并解放了被纳粹奴役的波兰、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进军南斯拉夫与捷克，今且包围柏林，大军四五百万，战线延长二千公里，在这样长的交通线，供应这样庞大的军队，工作之艰巨而复杂，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没有后方的工人和集体农民和交通工人的可敬的努力，就不能保证红军的装备和给养充足无缺，而且及时到达前线。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几百个作家是到前线去了，描写前线的作品不可胜数；那么后方呢，除了若干既成作家也有到后方工业区和集体农场收集材料而外，新的青年作家（大多是在后方各生产机关担任职务的）一时就兴起了不少，使得苏联的期刊和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描写后方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

在这一些的作品和作家中，不能不提到毕而文采夫、革拉特珂夫、夏京扬、卡拉伐也娃。而毕尔文采夫的长篇小说《考验》，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后方的战士》及短篇小说集《变硬了的心》尤为卓越。

《考验》的题材就是英美人士所惊叹为“奇迹”的苏联工厂特别是军事工的迁建。《考验》写了怎样从炮火下迁移工业而且在后方以惊人的速度再建起来，立即生产。《考验》指出，这举世惊佩的“奇迹”，并无神秘之处，只是苏维埃组织力，人民的工作热忱以及乌拉尔区（即迁建区）工人们的热情合作的结果。《考验》又指出：“在这一非常时代，不但整个国家变了，人民也变了。毕而文采夫以伐尔亚（书中一个女角）为例，说明这变革。伐尔亚是一个机制造厂的经理鲍格丹·杜班柯的夫人，战争破坏了她的美满和平的家庭生活。把她的母亲和孩子送到后方安全区以后，伐尔亚决心和丈夫一同留在逼近火线的那个城内。她投效到一个医院内担任工作，而当纳粹的坦克纵队向城市挺进的时候，她又随着数千市民去掘战壕、挖坦克阱、建造炮垒。这些工作都是极其艰苦的，然而伐尔亚毫不退缩，“我也得尽我的一分力”，她对她丈夫说。伐尔亚的父亲，一个年老的技工；看到战前的老是考究装饰的女儿竟会忽然变做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也不胜惊异。后来工厂撤退了，伐尔亚又随厂撤退，她穿了长靴、工人裤，在乌拉尔的严峻气候下帮着卸拆机器，又帮着装起来。伐尔亚这人物是苏联妇女在战时的生活转变和心理发展的典型。

革拉特珂夫曾以《水门汀》一书闻名于世界（我们亦有蔡咏裳的译本），他是苏联作家中描写战时后方的第一人。短篇小说集《变硬了的心》大都取材于乌拉尔工业区，其中一篇题名为《母亲》的，却是著名女游击战士索亚·考司莫顿扬司卡耶（即中文译本题作《丹孃》的主人公）之另一描写，革拉特珂夫在《母亲》中很出色地写到索亚的家庭，她的幼年，她的学校生活，她的品性的形成，但索亚本人并不在书中出场（在书中她被称为松尼亚），一切都由她母亲（娜塔耶，斯坦潘

诺美娜)口中叙述出来,母亲是一位教师。这篇小说之伟大的价值在于它真正教育了苏维埃的少男少女们。而这位“伟大的母亲”也是苏联到处可以遇到的很平凡然而实在伟大的人。在乌拉尔区,到处可以遇到因为受了战争的痛苦(亲爱的人死于炮火等等),而变硬了心的人;在题作《变硬了的心》一篇中就写了这样一个老技工。他的儿子死于前方,他本来是爱说爱笑的快活人,现在心变硬了,他以加紧工作(多制造军火)以为复仇的手段。在又一篇小说《玛尔加的快乐》中,女主人公玛尔加也是变硬了心的,她在军火工厂工作,她的快乐就是决不使自己的工作成绩落在人家后头。革拉特珂夫这本小说集只写了后方的日常故事,然而这些故事给人印象极深,使人读后不由不叫道:“这样的人民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奴役的!”

关于乌拉尔区的描写,还可以提到尼可林的《乌拉尔南部》。这是南部乌拉尔工业区的一些劳动英雄的画像。他们年龄大小不同,在战前他们的生活和职业也各不相同,战争把他们集合在一处,现在他们在同一目标下贡献了他们的血汗,使得前线的红军创造了震动全世界的功勋。

我们的译笔现在还没有触及苏联战时文学的这一部分。这一半也因为描写后方的作品即在苏联也还赶不上描写前方的那么成就大,而且多。正如苏联作家协会第九次理事会(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至九日)所指出的:这还不过是个开端。苏联作家协会决定以后要发动作家们加紧去写后方人民的英勇。

现在我们要转过目光来看这几年我们所介绍过来的英美反法西斯战争文学。

讲到这一方面,首先我们就想起两个名字:海明威和斯坦倍克。这两位作家在近年来的中国,可说是最出风头的。海明威的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小说《战地钟声》已有中文译本(谢庆尧译),他那出名的《战地春梦》(这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终于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被完全翻译过来(林疑今译)。海明威和中国读者相见,实远在抗战以前四五(?)年,斯坦倍克的作品受到我们读者的欢迎,却是近几年来的事,然而斯坦倍克的作品我们翻译得更多些。他的巨著《愤怒的果实》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就有了译本(胡仲持译,上海版),而他的反法西斯战争小说《月亮下去了》则一时竟出现译本四五种之多(其中有节本和全译本),他的《馒头坪》也有胡仲持的译本,曾在桂林一期刊上连载。至于散见在各种期刊上的他的短篇小说的翻译那就更多了,不必列举。《人鼠之间》也有人译过,此外,已出单行本的,还有他的《蝴蝶与坦克》(冯亦代译)。在当代美国作家中,这一位犹太人血统的作家恐怕是最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的。

另外一位美国新作家被我们一天一天在加重注意的，便是萨洛扬。这一位亚美尼亚人血统，三十六岁的作家，蜚声于美国文坛，也还是最近的事，但在中国却已相当熟悉。他的短篇小说虽然还翻译得不多，可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类的喜剧》（一九四三年春出版，为美国一九四三年销路最广的文艺书的第四），差不多刚一出版我们就有了翻译（柳无垢译，最初连载于桂林出版的《半月文粹》，现在有文光书店的单行本）。“这是一本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美国人民怎样地被动员起来，怎样地从事生产战，怎样地被法西斯的残暴所激动，怎样地面对着战争的烈火，爱和恨燃烧他们的心胸，使他们同纳粹和纳粹的匪帮作无情的斗争，有如我们在苏联战时文艺作品中见到的一般。相反的，《人类的喜剧》描写美国的一个和平平凡的小城中的一个和平平凡的家庭，全家人怎样的在战争、贫困和不幸中尊严愉快地生活着。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美国人是为为什么战，这一次的战争有着什么历史意义。……《人类的喜剧》里的兵士们，是无畏的，但是被动地走上战场的。马卡黎一家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不幸，但是他们接受战争的态度，并不因为这一次是反法西斯战争而有所不同。萨洛扬企图用人间的爱，用纯情感来慰藉这些因战争而生离死别的人。……萨洛扬给我们道出战争带给人间每一角落的和平平凡之家的不幸。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明白地指出造成战争的原因和消灭战争的道路。他只是告诉我们在这莫可奈何的大难中，我们应该怎样勇敢愉快地在不幸中生活下去，在苦痛中更温暖更广大地爱着人类。萨洛扬的人物没有政治意识。他们是善良而天真，安于现状，而且，作者也鼓励他们安于现状。对于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多数美国家庭，这似乎是一条最容易的逃避苦痛之路吧。而萨洛扬的目的，也就是在使这部作品成为战时世界里的道德的建立者。……但是《人类的喜剧》在美国一九四三年销路最广的文艺作品中，名列第四，因之，在萨洛扬的笔下，我们看到美国一般家庭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应。”（柳无垢：《人类的喜剧》后记。）

这一段分析非常正确。从萨洛扬这部小说，我们对于美国的一般家庭有所认识：“不应该梦想美国的人民都有高度的政治意识，有如苏联的人民一般”（柳无垢：后记），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萨洛扬并没有把各种阶层的各种人物都客观地描写出来”（柳无垢：后记）。在这一点上，使我想起了另一部美国小说，——这便是普拉脱（Theodore Pratt）的《温克尔先生打仗去了》，这也是一九四三年的作品。这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温克尔也是一个善良诚实而平凡的人，可是战争教会他：这是一个争取四大自由的战争，因而必须坚持到最后胜利，而因此，自己知道自己并不是怎样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的温克尔在战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虽则坦白地说来，他

自承是“怕”的。为了对于美国人民有更多的、多方面的认识，我们希望这一部小说不久也有中文译本。

在战时的美国，报告文学似乎比小说尤其流行。特别是从火线上来的报告文学，非职业作家所写的，大有风靡一时的情形。例如特来加斯基士（Richard Tregaskis）的《瓜岛日记》，怀特（W. L. White）的《空中皇后的战绩》，英格索尔（R. Mc. Allister Ingersoll）的《战争是总清算》，劳逊上尉（Caplain Lawson）的《东京上空三十秒》，居礼女士（Eve Curie）的《在战士中旅行》，南里格（Rodert Nerique）《军号声》，伍尔弗（Wolfert）的《鱼雷艇第八队》《所罗门之战》，赫谢（J. Hershey）的《进入死谷》，贝尔登 Uack Belden）的《随史迪威将军撤退》，等等。这一些作品，我们也有翻译了的，兹不一一附赘。

奈埃特德的《高于一切》很早我们就有了孙晋三的译本。虽然是节译的，但这位已故作家在英国最艰苦危难的年头对于战争的看法，英国人民对于战争的反应，至少保存了一个大概面目。奈埃特德的另一作品《飞》也译出来了（余涛译，华联版）。但除此而外，这几年已译的英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品，好像也只有若干短篇小说（例如新作家参桑的短篇）。近几年来我们陆续在翻译狄更斯（已见上文），哈代（《黛丝姑娘》，吕天石译），萧伯纳（《康蒂姐姐》，陈瘦竹译），康拉德（《阿尔麦耶底愚蠢》，柳无忌译），乃至曼殊斐儿，相形之下，就见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国文学在我们译坛上比重是相差得很多。

自然，这一半是由于战时的英国文坛跟美国的情形有些不同。老作家们有些是新作很少，即有，亦不一定反映了目前的战争，有些则在巴西作寓公，例如赫胥黎，肯纳代（M. Kennedy）、毛恩（W. Somerset. Maugham）、摩根（C. Morgan）、华尔波尔等，那自然离战争圈子更远了，而况这几年来又损失了好几位卓越的大作家，——巴雷（Sir James Barrie）、乔也斯、吴尔夫（V. Wolf）等等。新进作家固不乏，究不及美国的那样活跃。一般说来，现代的英国文学本就不如美国文学那样新鲜活泼，反映现实不那样迅速。英国文学的传统的辉煌掩过了战时的现实作品的锋芒：这恐怕是我们一般的对于现代英国文学的感觉。从这感觉，产生了我们对于介绍英国文学的偏向，那当然也是颇为自然的事了。

英国反法西斯的战争文学或许可以说不及美国的那样热闹，——这所谓“热闹”，当然也意味着所谓“美国作风”。但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国文学也已经拥有了不少的优秀之作。如果说美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主要的贡献在于帮助一般美国